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69
1 November 1979
CHINESE

第二一六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星期四下午四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玻利维亚)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佩尼亚日卡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向退职主席致谢

主席：当我出任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之际，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向前任主席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赫瓦贾·穆罕默德·凯泽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凯泽大使完成了安理会主席的任务，他的外交才干以及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机智和技巧，使我们极为钦佩。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595)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我收到安哥拉、巴西、古巴和利比里亚代表们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过去的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坐；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和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安哥拉常驻代表的请求(S/13595)召开的。各位成员收到的S/13599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全文。

第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安哥拉)

主席先生，为什么要建立联合国？为什么要成立安全理事会？为什么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为什么国际社会年年要在这里开会？是为外交官提供一个论坛吗？是为那些一心想在国内政坛上向上爬的政客提供一个机会吗？是为那些想要讨好本国听众的发言提供一个场合吗？不是，联合国的建立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组织这一机构，就是要为了使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要求，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的愚行和我们的战争都能够有一个论坛来进行辩论，对话，和终而获得解决。

但是，作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我应该对怀抱着一个十岁儿童尸体的母亲说些什么呢？我应该对南非无数次进攻的无数受害者说些什么呢？

我带着充满悲痛和忿怒的心情来到这里：悲痛的是国际社会似乎真的是无能为力或者故意不去阻止对我国人民的大规模野蛮屠杀和对我国领土的侵犯；忿怒的是野蛮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经常进行攻击，而且逍遥法外，完全不顾本庄严组织的意见，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为什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刽子手进行了屠杀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呢？为什么由博塔把持的法西斯少数政府可以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范呢？什么东西使比勒陀利亚的野蛮刽子手这么有把握自信他们不仅不会被这一法院宣判有罪，他们不仅会被这一陪审团证明无罪，并且还会为他们洗脱罪名呢？他们知道那些是我们所不知的事情呢？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们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天内，他们对安哥拉主权作了最明目张胆的侵犯，在此以后，他们又进行了象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卡辛加进行的最残暴的屠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和地面炮击，他们知不知道即使在进行了所有的入侵和侵略行为之后，安全理事会只不过通过了一项温和的决议，略为谴责一下，就让它可以逍遥法外，这项决议然后又烟没于联合国文件和档案中呢。

但是，安哥拉人民将不会让我们最优秀和最勇敢的人民白白牺牲的。他们的名字将会用血写在光荣榜上，以便提醒和鼓舞安哥拉民族继续抵抗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直至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全部消灭为止。

(安哥拉)

我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已不是第一次了，安哥拉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解放斗争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自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安哥拉对帝国主义者第三世界的每一次侵略都大声疾呼。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安哥拉人民认为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都是他们自己革命的延续。

这就是为什么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军事政权认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对其种族隔离存在的莫大威胁。把安哥拉认作是推动南部非洲这个一度为帝国主义汪洋——转变的先锋之一是十分正确的。人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我们安哥拉人民认为解放和革命的转变是分不开的：在所有国家获得自由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由的。

南非几天前对安哥拉的攻击已不是新的事情。其实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受这样的攻击。可是，这些武装攻击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使我们不得不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在最近一系列的武装攻击中，有19架美洲豹式直升机载运南非种族主义军队在安哥拉降落。十月二十八日南非的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向南部市镇亚历山大港，木萨米迪什和卢班戈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造成18个平民和2个安哥拉解放人民军士兵的死亡。南非武装部队的目的在于破坏列巴的重要经济场所，他们在那里进攻并摧毁铁路轨道，在木萨米迪什封锁了其他铁路轨道。他们又破坏了通往列巴铁路的隧道，在木萨米迪什地区的四坐桥梁，五辆汽车和公共汽车。11架美洲豹式直升机把接近于150名的南非特别部队士兵运至亚历山大港，这些士兵在那里从事破坏行动，封锁主要公路，和威胁手无寸铁的人民。连接卢班戈、科文戈和登戈的铁路轨道遭到了破坏，通向卢班戈、占巴和丘米特的公路也布置了地雷。

这次进攻所选择的时间进一步证明了南非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武装部队采用的是卡辛加战术。当国际社会快接近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的时候，南非就对安哥拉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企图破坏解决的进程。我国的缔造者，敬爱的阿

(安哥拉)

戈什帝纽·内图总统，在其不幸的早逝之前，曾经就打破纳米比亚问题僵局提出过一系列意见。国际社会欢迎这些提议，准备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把它们付诸执行；我们新的领导人何塞·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曾经重申安哥拉坚决支持这些提议。由于执行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罪恶行动，南非已陷于重重矛盾之中，因此不得不再度使用大规模的武力来破坏任何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进展。比勒陀利亚军事政权希望拖延时间，在被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内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以便把去年在假选举中上台的傀儡集团建立得更加稳固。因此，南非希望执行它的计谋，建立一群以比勒陀利亚为中心，由它掌管国防和外交事务的附庸国。在纳米比亚和索尔兹伯里搞一个言听计从的议会对这计划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博塔宣布南非甚至准备要对津巴布韦进行军事干予。

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联合国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国政府汇编的关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间南非对安哥拉领土完整一再进行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物质破坏以及其他损失的资料(S/3473)。事实上，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到现在，南非种族主义武装部队经常向我们的主权边境施加军事压力，它们进行破坏行动、大肆空袭，以直升机降落部队，从事边境挑衅，出动装甲部队支援步兵进行攻击和炮轰，在农田、桥梁及公路上布雷，以及掠夺各种生产设备和工具。人命的损失，安哥拉儿童、平民和难民，以及我们英勇的安哥拉解放人民军士兵的死亡更是无法统计的。我们单在财政上的损失总额就达到39,300万美元左右。事实上，南非对安全理事会关于目前问题的会议的反应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47(1979)号决议。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两架南非幻影三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了安哥拉领土。

按照一九七九年三月南非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比勒陀利亚的国防战略是准备对安哥拉人民和领土，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解放运动，对津巴布韦可能的多数统治和爱国阵线的胜利：总括一句，对黑人非洲和我们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计划作一场总体战。

(安哥拉)

南非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是建立在它与西方大国的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上的。没有后者的大力参与和协助，南非的少数政权和种族隔离结构是不能幸存的，更不必说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进攻它周围自由和主权的国家了。我国代表团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证据，证明南非与西方工业国家间的经济连系以及这些经济连系如何使南非能够长期维持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而剥夺其大多数居民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并把其军事行动扩张到其边界以外。关于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制度的参与，和这些经济利益集团与活动同剥夺南非境内人权的直接关系，许多文件已有详细说明。

南非具有核能力并不是一件秘密。上周的核爆炸是南非举行的还是他国举行的都无关重要。但无可否认的是南非确是有核能力，而这个能力是取自西方国家的。有证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西德、比利时和以色列以下列方式同南非勾结：训练并与南非交换涉及核部门的科学家，发给他们签证；订立在南非提取和处理铀矿的合约和协定；进口南非或纳米比亚的铀矿；重新处理南非的核燃料，特别是为它提供铀；为南非的核工业，附属工业和有关工业提供经济、财政和其他形式的支助；技术转让和为南非的铀浓缩方案，包括同位素的提取，提供设备和经费支助。

事实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在伦敦举行的讨论会已有这个结论：

“鉴于种族隔离政权的本质和记录，任何国际或双边的保障制度，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和《不扩散条约》的管制监督制度，都是不足够的”。(S/PV.13157, 第40页)

我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南非的核活动。除了在杜英纳方坦正在建筑的核电站之外，它的主要设备是在佩林达巴，那里有各样的工厂。

南非有两个核反应堆：一个是20兆瓦单位的狩猎一号反应堆，使用高度浓缩铀——铀二三五的含量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它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已在操作中；另一个是佩林达巴零号反应堆，于一九六七年达于临界状态。第一个核反应堆是由美

(安哥拉)

国供应；第二个核反应堆是南非制造的。南非有一个六氟化铀的试验厂和一个铀浓缩试验厂。在后一厂中，南非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西德科学家埃尔温·贝克尔先生改良的铀浓缩喷射法，发展出它自己的方法。在西角的杜英纳方坦的科贝赫，正建筑一个2,000兆瓦的发电站，将于一九八四年完成，那是一个不祥的年份。这一个20亿美元的项目包括两个1,000兆瓦核动力反应堆，现正由法国财团法美原子公司建立中。

南非的铀资源，包括在纳米比亚非法开采的铀矿在内，不仅供比勒陀利亚的机器使用，并且与西方国家有极其重要的联系。南非已经有飞机、短程导弹和火箭等形式的核运载系统，可到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一九七七年，南非显然已在卡拉哈里沙漠建筑一项核爆炸试验设备。

虽然这是在“和平”发展核动力的伪装下进行的，但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实际合作，上述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请问，怎样可以向核攻击的受害者解释“和平”发展呢？这种核勾结的存在，使人不禁怀疑那些积极参与在南部非洲寻求谈判解决的国家的可靠性。这也解释了它们为什么对巴西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核计划过分注意，而对南非的迅速建立核动力则保持缄默。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说明南非对非洲的核威胁，是因为比勒陀利亚的核能力，在其竭力阻碍改革，保护其种族隔离制度和少数统治，威胁主权国家和真正解放运动以及防止他们来铲除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博塔政权和兄弟会的结构上，将日益发挥主要的作用。

除了核动力给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之外，如果南非对独立的邻国和解放运动发动战争，它会因此而多了几个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例如，作为“前沿防卫”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很可能会部署某些种类的战术核武器。目前解放和改革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南部非洲，非洲愈是感到受包围受威胁，它愈是想用核武器来报复。

必须有效打击这个多头怪物。我们有方法，有工具，甚至有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政治意志。可是，按照规则，我们需要一致的表决，一项不能有弃权，不能

(安哥拉)

有否决的强制性决议，以迫使南非放弃它在南部非洲的军事冒险和侵略行为。安理会必须要求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彻底制裁，我们必须有一种有效办法来监督这些制裁的实施和执行。

我是以悲伤忿怒的心情发言——悲伤的是成千成万的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尽苦难，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攻击而死亡；悲伤的是我们这个新国家的重建工作遭受破坏，难民在难民营和学校的课室中遭受屠杀；忿怒的是西方国家不负责任地默许南非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纵容它的冒险主义行为，罔顾非洲本身的运动和事业；忿怒的是西方国家似乎以每年的股息和利润作为制定政策的标准。

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告诉与南非勾结的西方国家，它们完全脱离了非洲的现实。如果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大陆爆发战争，每年的红利并不能挽救西方的跨国公司；南非将不能从接踵而来的大屠杀中挽救它的西方朋友。所造成的悲剧是我们大家都不能活下去。

为了防止大战，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有效行动，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一项要求实行全面制裁的决议。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和行动不仅是只对南部非洲的威胁，并且是对整个非洲大陆和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对于我国政府在安哥拉境内必须收容的成千上万失了亲人的母亲和成千上万的孤儿来说，这样的一项决议可能部分地也许不能完全地给他们满意的答案。它也可能是不结盟国家运动谋求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的一个答案；也是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大陆上面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所寻求的一个答案；主席先生，它也可能是你与我所属的第三世界面对西方经济和军事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局势的一个答案。

我把我国的控诉向安理会提出，但是，我们不是造成问题的一方，我们是要解决使南部非洲受尽灾难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引用伯克的话，“使罪恶获得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好人无所作为”——我希望我们都是有所作为的好人。继续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愿它不是南非发动的核战浩劫。

主席： 谢谢安哥拉代表对我说了许多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他希望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发言。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在安哥拉，其实在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再度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南非侵略安哥拉问题的时候，由贵国——一个与非洲息息相关的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们相信以你的智慧，在你的领导之下，我们的讨论最后一定能使正义得到伸张，安理会能够采取积极行动。

非洲对安全理事会这么快就能够在今天下午举行这个会议，十分感激。如果有任何人怀疑非洲和第三世界对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心和信任的话，他们从大会最近为了填补安理会一个席位而举行的现在仍未完成的选举就可清楚看到，对第三世界来说，联合国这个伟大组织的道德和法律权威仍同过去一样这么崇高和重要的。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最有威信和权威的机构，宪章赋予它作成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不过，我们对这一机构的尊敬，不仅是因为它有约束性的权力，而且是因为它的决定都有精神和道德的基础。唯有基于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个机构或其他任何机构才能有权确定世界和平是否已遭到危害或威胁的重大问题。正因为非常尊敬这个机构，我们首先指出而且也认为，我们不能随便或者因为一点小干扰或挑衅事件就去打扰安全理事会。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单在本年之内，安哥拉已不只一次被迫就南非明目张胆地武装进攻其领土，野蛮杀害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严重控诉。我要强调指出，那些控诉不是因为单独和孤立事件而提出的；它们是因为南非不但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而且对所有独立非洲国家不断侵犯而提

(利比里亚)

出的。就在上个月，安哥拉的省会之一首次遭受野蛮轰炸，许多人民被炸死，如今只不过四天以前，根据安哥拉的报道，约有十九架直升机载运南非部队在安哥拉领土降落，旋即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大举进攻南部省城亚历山大港，木萨米迪什和卢班戈。这一进攻造成了十八名平民和解放安哥拉人民武装部队的两名士兵死亡。南非部队摧毁了铁道，切断了该地区的其他铁路。他们破坏了通向韦巴的铁路，四座桥梁，五辆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在亚历山大港，南非部队大干破坏罪行，封锁主要公路并恐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干了其他许多破坏的罪行。

那些进攻的严重性不但在于它们的野蛮和突然，而且在于它们的反复和加强；对于非洲来说，那些罪行是特别严重和值得重大忧虑的，因为它们选择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行动，表示它们的目的不但在恐吓勇敢的安哥拉人民，而且也在恐吓所有前线国家的政府，以便对在伦敦参加制宪谈判的爱国阵线谈判人士和在进行会谈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蛮横强加压力，这些会谈是执行联合国关于将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的计划的一部分，它们虽然没有受到这些人士任何行动的影响，但却陷于僵局。

但是，南非的野蛮行为吓不倒南部非洲的自由战士，不能使他们投降；它们也不能迫使前线各国抛弃自由战士。非洲将在争取南部非洲全部解放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我们吁请所有国家支持公理和正义事业，因为这些事业今天在非洲大陆那个不幸的地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我们请求那些帮助南非杀害无辜非洲人的人士听听他们良心的指责，不然就为时太晚了。

最后，我们请求理事会履行宪章所规定的职责，为历史采取果断的行动，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行动，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部非洲、非洲大陆和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和平不断造成的愈来愈严重的威胁。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了许多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他将不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

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你和理事会其他成员容许我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份发言。

这个机构已不是第一次要处理一个非洲国家提出的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军事侵略的控诉。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看到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如何象晚间的小偷一样加强他们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入侵。不很久以前，不结盟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全体会议曾明确地谴责南非和罗得西亚部队对赞比亚的狡诈进攻。今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一个紧急事项召集我们审议他的政府提出的关于比勒陀利亚法西斯军队再次侵犯安哥拉领土的控诉。

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消息，由直升机载运的南非部队在十月二十八日侵入安哥拉的省会木萨米迪什、亚力山大港和卢班戈，造成了生命和物质的重大损失。他们破坏四座桥梁，切断了与安哥拉其余地方的交通。我们不确实知道阿戈什蒂纽·内图总统家乡的损失程度，亦不知道南非强盗是否已自那个兄弟之邦撤退。不过，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国际强盗所获得的待迂：它们已遭到坚决的和英勇的抵抗。

现在，大家知道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今天所以能够生存，完全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给予它们经济、财政、军事、外交、技术和其他方式的支援。而这些西方国家反过来又因为索尔兹伯利和比勒陀利亚的白人少数政权对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本国人民进行剥削而得到利益。他们的整个战略目的是继续维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者对南部非洲各国和领土的统治，这些领土是他们罔顾国际大家庭的意志和领土居民的明确决定而非法占领的。

最近对赞比亚和安哥拉进行的侵略，刚好是在伦敦举行津巴布韦问题谈判以及即将就所谓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进行协商的时候发生，这不能不令人怀疑。那

(古巴)

种巧合对于我们来说毫不惊奇。只要有和平谈判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的可能，种族主义政权和他们的盟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那种可能，使那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沃斯特、史密斯这一伙人的贪婪与希特勒无异，他们吸取前线国家的血，而逍遥法外，然而，前线国家对不利于它们的形势毫不在意，甘愿作出任何牺牲，毫不犹豫地来自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难民提供庇护，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爱国阵线从事反对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正义斗争的战士们提供政治援助。

大家不能受骗。南非对安哥拉发动这个新的、应受惩罚的和懦怯的进攻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无辜人民流血和破坏安哥拉人民大公无私创造出来的财富。它是全盘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要防止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非洲人民的解放，阻挠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独立，以便保证南非在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新殖民统治。

据报道，南非在今年九月底可能已进行了核装置爆炸，这就为这一政策提供了邪恶的证据。不管这个报道是真还是假——我们不相信比勒陀利亚和它的帝国主义盟友的否认，大家都很清楚，比勒陀利亚政权得到大家周知的几个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援助已取得了产制核武器的必要技术能力，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重大威胁。

提交安理会审议的种种事实不能不引起国际大家庭的重大忧虑。安理会的成员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们必须再一次面对一个国家政府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赤裸裸事实，大会和安理会曾一再谴责这个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措施，但是尽管国际大家庭的要求，理事会却未能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种种制裁或建立一道封锁线。

理事会应能制止索尔兹伯利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对非洲人民，其实是

(古巴)

对所有有体面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侵略，所施的有辱人格待遇和所犯的各种罪行。

代表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意志的不结盟国家希望安理会成员能惩罚这次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罪犯，并严格和公正地应用宪章规定的法律文书。

现在是化言词为行动的时候了。联合国的绝对威望和信誉正面临严重考验。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开始发言。

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我在阁下以玻利维亚代表身分担任主席的时候向安全理事会发言，特别觉得高兴，玻利维亚是巴西的姐妹国。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你的雄才和干练，最能保证十一月份期间安理会会务的顺利推进。

今天召开定全理事会是审查本组织又一个非洲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南非——的武装侵略提出的控诉；南非采行公然违抗宪章和完全蔑视本组织的政策，这是不用指出的。

巴西听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最近袭击一个新独立国家，非常忿慨。巴西同这个新独立国家由于种族上、历史上和文化上的许多联系而感到十分亲切。因此，当安哥拉兄弟遭受这个政权的残暴侵略时，我们不能沉默无言。巴西对于它具有非洲传统，觉得骄傲，而这个政权的立国基本是与巴西多种族社会的传统背道而驰的。

我们对于南非的最近行径，既不觉得奇怪，也不觉得惊愕。我们认为这是南非又一次深思熟虑的企图，决心想使用军事力量来永久保持目前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局面，破坏以谈判方式促成该领土独立的一切努力，并对安哥拉政府施加威胁，而安哥拉人民经过了数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勇敢地奋发图强，不惜重大牺牲，设法来建立它的经济。

(巴西)

据我们所得消息，知道南非空前地加强它的武装部队力量，已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无辜人民的死亡。根据官方报导，利巴、木萨米迪什、鲁邦戈、科文戈和登戈这几个经济上的重要地点已因这一次的入侵而受到重大损失。

国际社会还要等待多久，让这种局势继续存在并准许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执行违抗本组织宪章原则的政策呢？换句话说，安全理事会还准备等待多久，容恕这种侵略行为而不依照大会的一再要求采取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呢？

联合国容恕这种侵略行为而不采取宪章中所规定的各种办法，就会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完全蔑视世界舆论，从而严重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威望和信誉。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无能为力，一定加深这一部分非洲出现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况，引进外来的干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增加了极端危险的威胁。

巴西要赞同一些人在本理事会和其他地方发表的意见，也认为除了第418(1977)号决议外，有必要采取新的断然行动，因为事实证明这项决议不足以制裁南非。

尤其使人遗憾的是，最近军事行动的加强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已故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先生为使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谈判的最后努力的结果。从这些不幸事件来判断，使人相信南非政府决心要破坏秘书长为执行使该领土独立的和平计划而不断作出的努力。

由于南非连续不断的侵略行为而造成的危险局势，现在又加多一个新事实，这个新事实如被证实，就确定了需要采取新步骤的紧急性，以便及时制止比勒陀利亚当局的危险政策。我指的是南非可能握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我国政府认为这是最使人关心的一件事。

埃利西奥·德菲格莱多大使所揭露的事实非常明显，而且证实了许多年来一个被国际社会责骂的国家所公认的行为型态。

巴西人民和政府也同样要求对南非这种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加以谴责，并要求对安哥拉所遭受的破坏给予物质赔偿。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对于认为有必要向安哥拉保证安理会一定履行其责任而提出的任何倡议，将有积极的反应。

在我发言结束前，让我明确地保证，巴西一定同安哥拉人民团结一致；我们同情安哥拉人民为了保卫本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而流血牺牲的苦难。

主席：谢谢巴西代表对我的夸奖。

特罗亚诺夫斯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这位杰出的外交家担负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主席的重任，希望安全理事会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将会作出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决定。

我也要向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凯泽大使表示感谢，他担任安全理事会上月份主席时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务。

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从安哥拉代表和其他各国代表在这里举出的事实，可以得出一项明确的结论，即，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无缘无故地对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安哥拉进行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已有多年的历史。

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间，南非正规军杀死了至少570名、打伤了594名安哥拉公民，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和农民。此外，他们还杀死了198名、打伤了600名津巴布韦居民，杀死了612名，打伤了611名纳米比亚人。在同一段期间内南非发动了193次布雷行动，94次领空侵犯，21次武装侵入，7次炮击，25次陆军特遣队袭击，24次空袭和一次大规模海陆空联合行动。

上述期间内安哥拉遭受的损失估计共达29300万美元。

我们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一再审议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今年三月，安理会通过第447(1979)号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预谋地、持续不断地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武装入侵。决议中说，这种行为，“明目张胆地侵犯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苏联)

安理会的决议又要求南非“停止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挑衅性武装入侵，并尊重该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从目前这种动用正规军和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的攻击性军事技术的大规模侵略行动看来，对安哥拉的武装攻击已在逐步升级。

这种行动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南非军国主义者在袭击安哥拉南部的行政中心时动用了19架军用直升机、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地雷，以及大约200名伞兵。他们杀害了18名平民和二名安哥拉部队士兵，破坏和炸毁了桥梁、隧道、铁路、火车、汽车、公共汽车等非军事目标，封锁主要公路，在公路上埋地雷，并且恐吓手无寸铁的居民。

从这一连串事实看来，很明显地，南非的侵略是针对非军事目标和平民，而不是针对军事基地或正规军。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侵略独立安哥拉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不论南非当局为了掩盖事实或为自己辩解捏造怎样的理由和借口，它入侵安哥拉的真象是很明白的。种族主义政权担心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南非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境内解放运动的活动—获得成功，而诉诸最可耻的手段；它对独立的非洲邻邦进行武装侵略，恐吓它们，使它们知道如果不停止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就会继续遭到种族主义南非的侵略。

比勒陀利亚当局不断对安哥拉进行武装袭击，一心想要破坏安哥拉积极展开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进程，恶化经济局势，动摇广大群众对于通过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促成安哥拉的顺利发展所怀的信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一些非洲国家的新闻报导，南非共和国国防部针对独立非洲国家特别制定了一套“先发制人”的行动计划，并为此而向西方国家大事购买现代军事技术。

很明显地，南非种族主义者如果不是有美国、英国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背后撑腰是无法推行这种蛮横的侵略政策的。这种南非背后的支持力量，甚至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单单由于这个原因，安理会至今未能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侵略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南非对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严重威胁到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南部非洲的和

(苏联)

平与安全，这种行动也是为了维护该地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目前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动是许多方面最近积极展开的阻挠南部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进程，或是至少将它导入符合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利益的轨道的一连串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了阻止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真正的自由与独立而使用的种种花招，以及为了将投降计划强加给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爱国力量而作出的种种尝试，也都是这种行动的具体表现。

苏联代表团重申毫无保留地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侵犯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苏联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的武装行动，并且相信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47(1979)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现在已是时候了。决议中规定，安理会得：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决定最有效的制裁办法，以确保南非停止其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但应当最有力地谴责南非对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安哥拉——的侵略行动，而且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制止侵略行动。

经验显示，安全理事会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办法，可以迫使南非终止其对安哥拉的侵略政策，尊重国际社会的意见。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你在玻利维亚史上一个困难时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玻利维亚各家庭成员很快就能实现和解。我也要说明，我国代表团对于你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正式会议的会前协商的方式表示赞赏。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定能成功地履行你所担负的重大责任。我国代表团诚恳地保证给予合作。

我也要向安全理事会前任主席，孟加拉国代表致敬。他主持会议的方式可作我们大家的楷模，甚至可以说使我们感到宽慰。

(葡萄牙)

葡萄牙代表团可能会在辩论后期详细讨论当前的问题。我们今天本来不打算发言，但是我们听到安哥拉代表陈述南非最近对安哥拉领土的侵略行为，这些事实本身使我们今天义不容辞地向安哥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支援，并且对无辜的安哥拉人民的生命损失和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苦难表示痛惜。因此，我们又一次感到有责任强烈谴责对一个非洲国家——一个同我们友好团结互相尊重的非洲国家——的人民、主权与领土完整犯下的暴力行为。

本着这种精神，我要以这几句话来结束我简短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定将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合作，针对这种侵略行为，以及助使南部非洲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问题，努力寻求适当的对策。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以及他对我国表示的热情。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我诚恳地感谢你在开会词中向我表达的情谊，以及你对孟加拉国表示的赞美。我也要谢谢在座的同僚向我说的友好的话。我十分感谢和珍视这种友好的表示。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在座的全体同僚、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给予的诚恳无间的合作。

最后，请让我在适当的时刻正式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五时五十五分散会